

Y 641.21a

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

王 钧

呼伦贝尔盟政协文史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

王 钧

抗联进军前的呼伦贝尔地区形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呼伦贝尔地区也很快被日本关东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在呼伦贝尔地区执行一条“以华治华”的毒辣政策，利用旧有的统治体制，利用和操纵地区的上层官僚继续奴役和统治各族人民。

日本侵略者极力在政治上挑拨各民族的关系，散布什么“日蒙亲善”、“满蒙联合”、“东北是满蒙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满蒙等民族是满洲国的主人”、“要维护满蒙等民族的地位”等等。妄图破坏我民族团结，以便从中巩固其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积极推行分化民族团结这一毒辣政策的同时，也大力加强军事统治。他们设立了兴安四省，建立了兴安军，组成兴安军区，兴安军官学校和各种骑兵警察队等军事机构。扎兰屯为兴安东省，乌兰浩特为兴安南省，海拉尔为兴安北省，哲里木盟的开鲁为兴安西省，更进一步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而日益明显起来。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配合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在这一地区的海拉尔以南约三百公里处的诺门汗（哈拉哈河）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一举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大片领土。他们调动嵯峨中将的第二飞行集团军，安岗坦克支队，以及步兵第六军等精锐部队五万人和近万名满军主力部队——兴安军投入战斗。

诺门汗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二次向共

产党领导的国家进行挑衅。这时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由朱可夫率苏联红军的陆空军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参与了这一战争。中共北满省委为支援苏联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也立即调动了抗日联军的几个主力团，由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率领，开赴与呼伦贝尔仅一江之隔的讷河和嫩江两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攻击、扰乱日军后方。冯志刚同志曾率我领导的六军十二团，姜福荣领导的三军八团和刘耀廷领导的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发动了讷河战役。一举攻克讷河县城，全歼日本守备队和北大营的伪满军一个团。活捉该县全部日伪官吏，将存放在该县的军用物资全部烧毁。又连续缴了几个警察署和自卫团的械。而后，三军八团开赴北安、通北一带。六军十二团、军部教导队和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连续向日军后勤纵深部进攻，在唐大火犁屯附近烧毁日军给养汽车八辆，打死护路队广濑中佐指导官以下一百八十名日军，伪军全部投降，又连克敌伪重要据

点六处。军威大振，影响甚大。日军急忙从诺门汗撤下伪满军主力石兰斌、王洪、孙强等部队，加上几支日本守备队与我作战。我们在地方党和群众的帮助下，全歼了孙强部队，歼灭了王洪部队的一部分，争取了石兰斌部队反正。日军在诺门汗战场正面又遭到苏联红军重大杀伤，日军在首尾不能相顾的情况下，不得不于九月十六日宣布在诺门汗停战。

首次进军呼伦贝尔

中共北满省委在日军屡遭失败和我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决定开辟呼伦贝尔游击区。准备在大兴安岭里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后方。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北靠苏联，东靠我军开展的讷河、嫩江游击区，西部紧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我八路军冀热辽根据地接近，便于我军纵横运动和进退，并有可能通过国

际路线或通过辽西与党中央、八路军取得联系。

一九三九年冬，我军组成西北远征指挥部，以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为指挥，我当时由六军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提升为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率军直教导队和十二团（全部是骑兵）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越过冰封的嫩江，到达莫力达瓦旗境内。这是历史上我党我军第一次到达这个地区。

莫旗是达斡尔、汉、满等族杂居的地区，民风淳朴。我们一到莫力达瓦北部的小库木尔屯时，群众像欢迎亲人一样来欢迎我们。他们和东三省和全国人民一样，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屯子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该屯最德高望重的孟哈苏（达斡尔族，敌人让他当嘎查所长。嘎查所相当于村公所）亲自召集群众。老乡们一听到通知，都倾家而出，不大一会儿就聚集了四百来人。冯参谋长让王万俊付官在一个土堆上展开红色军旗，并让我讲一讲我军的来意和我们对兄弟民族慰问之情。我一

登上土堆，群众一下围了上来。我说：“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是帮助各民族百姓的队伍。日本鬼子想挑拨我们中国的各民族自相残杀，妄想利用极少数民族败类达到以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政策是办不到的。我们中国在千百年前就是一个有很多民族的大国。我们不能上日本鬼子的当，我们各民族只有抱成一团，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才是我们的真正出路。”

“我们是东北老百姓的队伍，纪律严明，对乡亲寸草不动……。”还没等我的话音消失，人群中一位身体很棒的三十来岁的达斡尔族兄弟叫沙特勇的，攥着拳头，自己走上土堆，大声说：“这个队伍真好啊！和咱们一条心。乡亲们！大伙一块儿打他日本狗杂种！”接着，司务长王成给各房东分发饭伙钱。

大会散后，孟哈苏老人张罗把战士分到各家去，各户都忙着给部队做饭吃，我们指挥部就住在孟哈苏老人家。孟大娘对我们非常热

情，把我们让到三面带炕的正房里，把发好的酸牛奶给每人倒了一大粗瓷碗。由于汉族同志们不习惯喝酸牛奶，所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地笑着，谁也不喝。老大娘表现出那种真心实意的心情，感动得大家只好当着老大娘的面把牛奶喝了下去。接着她又端上热呼呼的野猪肉和小米饭。饭后，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唠得非常热乎，两位老人提出了叫他儿子孟德仁和我们领导人拜兄弟的要求，冯参谋长让我和王付官和孟德仁结拜。孟哈苏老人倒上酒，孟大娘点燃了佛龕上的香。我那年二十六岁，算老大哥，我端杯先说，咱们哥仨，为打日本，救中国，生死与共。二十来岁的孟德仁火气更旺，他说：“大哥、二哥、你俩前头走，弟弟我紧跟着。”孟德仁同志自此就参加了革命，他是呼盟少数民族中参加革命最早的人。从此，他经常为部队带路，筹买给养，买战马。我军走后，他被日本鬼子和警察、特务迫害，就改名换姓，自报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

中游猎，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一直坚持到解放。一九六三年经我证明改回达斡尔族，现在在乌尔其汗林业局工作。

由于我们部队异常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我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莫力达瓦旗地区。这一带群众都称我们是新军，是千百年来从没见过的纪律严明的部队。

部队由小库木尔屯出发，向西南走五十多里，来到靠近边壕（古时划分区域的长壕，这条长壕是从嫩江江沿起一直向西延长的）的乌尔科屯和冯家围子屯，被群众围了起来，男男女女都眉开颜笑地望着指战员，部队在这屯住下后，该屯的嘎查达向我们报告说：“我们这个屯子没有一个人跑出去向日本鬼子报告，我们说了算，谁也不能跑。你们好好休息罢！”嘎查达要给我们杀猪宰羊，被我们一一说服制止了。

我们又到了边壕北的王家炉屯。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的美名早已传到这里，这屯的群众更

是热情。我团有一个高大个子的战士叫孙大发，他刚到一家屋里，就被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大娘推上了火炕，为他脱下鞋，并给他捂手，扫脚，并连连说：“孩子！你们遭罪了，天头大冷。”又忙打发儿媳赶紧做饭。感动得孙大发直落泪。群众关怀抗联战士，教民族语言，为战士洗衣服、治病。战士也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如扫院子，挑水，劈拌子等干个不停。军民之间真是亲如一家。

首战太平庄

一九三九年腊月初六，我军来到格尼河西的太平庄屯时，从屯外飞似地跑回一位骑光背马的达斡尔族姑娘，她向我们报告说：西南方来了警察队。为避免群众利益受损失，冯参谋长决定部队拉出屯去。我们抢占了屯外的一处山坡。我用望远镜一看，前来的敌人是清一色着黑色制服的达斡尔骑兵警察队，有二百多人。

这将是我军进入呼伦贝尔地区的首次战斗，这次战斗的胜败对我军军威和取得群众信任有重大影响。我军兵强马壮，取胜是比较容易的，但来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一时被日本人蒙蔽，如果将他们全歼，会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于是，冯参谋长决定，一面让部队用火力镇住敌人，不让他们向前，一面展开政治攻势。军部付官长祁宝贤（相当师级）同志亲自带一连排长小于，前进到离敌人只有二百米的地方，向警察队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警察队首先开枪，祁付官和小于同志都牺牲了。祁宝贤同志原是伪军三十八团的一个连长，学生出身，有爱国主义思想进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率部起义，投归我军，对于这位非党同志，省委极为重视，提升他为六军副官长，牺牲时只有三十四、五岁。

两个战友的牺牲，我军指战员全冒火了。冯参谋长瞪着眼向我下令：“要全部活捉敌

人，不准打死一个。”我即指挥全部机枪一齐射击，组成交叉火力网，将敌人压倒。然后率骑兵从左、右两路一个冲锋，飞快地逼到了警察队的近前。在我们的马前枪口下，警察们乖乖地交了枪，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冯参谋长压低火气给他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课，然后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抓住了他们的战马，把人全部释放了。

这一仗我军打得有理、有节、有利，军威大振，远近群众见到我们都伸出大姆指，说我军是常胜之军，仁义之师。有不少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参军。我记得最出色的有两人。一是蒙古族青年郭刚，他是伐木工人，个子高大，脸色黝黑，他在山里顺着我们的脚印一直追了七天七夜，才追上我们参了军。郭刚同志作战勇敢，不久就入了党。一九四〇年北兴镇战斗中，他发现敌人一挺机枪正在向我瞄准射击，就用身体挡住我，并向敌人还击，当他把敌机枪射手打死时，他自己也身中十一弹，躺在我

怀里牺牲了。另一个是朝鲜族战士，我只记得姓金，是山上放排工人，他非常能吃苦，又能团结人，后在大兴安岭现在老林场附近战斗中牺牲。

任家窝堡冯参谋长殉国

腊月二十六，天阴沉沉地飘着大雪。天快黑时，部队来到阿荣旗北部三岔河的中游。这里有个屯子，名叫五马架。部队进屯后，事务长买点米，正组织做饭，我召开群众大会，正在讲演，岗哨跑回来报告说，从东边开来一大溜汽车。冯参谋长和我来到屯头观察。敌人来的真不少，足足有三十辆日军尼桑牌装甲大汽车，上面尽是黄乎乎的日本兵，有的车后面还拖着大炮。估计是日军一个正规军联队。

冯参谋长立即命令部队捞起半熟的米撤出屯去，到后面山岗上进一步观察。敌人一看到我军上山，就用九二重机枪和一〇五毫米榴弹炮向山坡上射击。由于天黑敌人打不准，我军没有伤亡。

我们又往后撤到敌人火力射程之外，在山上露营，并接着做好饭。

冯参谋长把我叫到他的火堆旁。他的警卫员小裴，煮了一大饭盒小米饭，我们三人一人轮流吃一口，一块冻咸菜疙瘩还是冯参谋长用牙咬开，我们每人一块放在手心里。冯参谋长边吃边说：“敌人这么多，又是正规军，他们定会在明天与我们打阵地战。今晚他们这么多人，一个是返回莫力达瓦旗去住，一个是找大一点的屯子去住，决不能住在五马架这个小屯子。”我点点头说：“日本鬼子来这么多，估计是从齐齐哈尔来的，附近的敌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兵力。”

冯参谋长同意我的分析，又命令我明早吃完饭后，带队往西往三岔河上游走，寻找战机，歼敌一部后，再迅速摆脱敌人。

第二天（腊月二十七日）早饭后，我率部队往西南运动，因夜间不知敌人兵力的调动情况，便派出尖兵，先出一华里，随时观察各沟

塘边有无汽车的胶皮轱辘印（当时当地的大车的车轮都是木制的，无胶皮车胎），以便确定前方有无敌人。

部队走了三四个钟头，下到一个山沟后又往山上爬，想踞高临下观察四周有无敌人。

我军第一次到达这里，地理环境不熟，根本不知道这座山的那面就是三岔河主流，河北沿有个屯子叫任家窝棚。

正走着，我们看见走在前面的尖兵突然朝我们比划，是说前面发现了汽车轮的印子，有敌情。冯参谋长立即下令部队戒备，并让我组织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他自己带着警卫员小裴策马跃上南面山坡。冯参谋长作战向来惯于亲自掌握第一手情报，这次他又想上到山顶上想观察一下敌人的方位和情况。

我一边下令全体战士下马，准备迎战，一边看着冯参谋长和小裴，眼看他们快要上到山顶了，就在这时，山顶和一侧山坡同时响起了枪声。

原来头天晚上有股日军就在任家窝棚宿营，今天一早他们分两路往山上爬。山顶的一路正和冯参谋长遭遇，山坡的一路也发现了我们在山沟里，便踞高临下开起枪来。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机枪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军又都是骑兵在马上枪打不准，目标又大，战斗力发挥不出来，要想作战，必须下马，把几匹马交给一人牵着，免得被枪炮声惊散了，其余的人才可投入战斗——这叫打马桩子。我一看，沟底毫无遮掩物，根本打不住马桩子。便命令部队快往北边山上撤，我自己带一个机枪班徒步向南山上爬，去接应冯参谋长。当我们爬到离冯参谋长只有二百多米远的时候，他们也看见我们了，并急忙扔出两颗手榴弹，乘烟雾弥漫之际，上马往我处撤。可是山上尽是一人多高的柞树丛。马一冲进去，树枝把他们两人先后从马上刮下，追来的敌人足有三百多人，为首的是一个戴绿呢四耳军帽的军官。他一见冯参谋长掉下马来，便一声喊叫，三百

多鬼子一齐站起来，端着刺刀向冯参谋长他们冲去。

我立即让三挺机枪一齐射击敌人，我带几个战士赶紧向前跑去，抢救冯参谋长。就在这时，山侧的一路敌人从后侧包围上来，他们用八八式掷弹筒连连轰击，炸坏了我们两挺机枪。侧射的重机枪火力，将我身边的战士射倒好几个，我刚一卧下，一发子弹便把我的皮包打了个大口子。

我抬头向上一看，只见冯参谋长从小裴身上摘下三八式马枪射击敌人，小裴双腿已经断了，跪在地下用双匣枪向敌人射击。冯参谋长枪法准，他们俩打得敌人一个接一个倒下，钢盔帽子顺着山坡直往下滚。那鬼官急了，又一声大叫，三百多鬼子一齐开枪，冯参谋长和小裴先后倒下去了。

情况万分紧急。山侧的一路敌人扑向我们，离我们也只有八十多米了，他们飞快地向我们冲来，我们正要迎上去和敌人拼杀。就在这关